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纂編撰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曾省吾

楊巍

李戴

趙煥

鄭繼之

李汝華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
廬州知府改大名俺荅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
入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共其餉得
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陝西左布
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

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
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
盜曾一本寇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
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
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鐫
瀚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卽家俟召再
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吏部尚
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太保時廷推吏部尚書首
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居正惡守禮褻厭
衡驕故特拔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
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卽出已意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鄭

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
瀚撫陝狼籍及唯諾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
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
佯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
令客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
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
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摭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初瀚附
居正見非於世至是忤之去士論皆重瀚居正歿帝頗念瀚
詔所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鄰
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歷文

選郎中屢遷順天府尹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
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尚書再
督倉場神宗卽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
書輪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
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
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私居待遷而已郎中力不給
則委之吏胥故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
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勅邊臣核實且
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
萬曆元年奏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
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

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永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遭兵荒
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
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
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
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
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
散隸諸司淆亂無統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
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准徐臨德
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
爲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
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

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
詔褒諭焉五年冬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別
繁簡責令守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八年當考察外吏
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公辯雪尋以考績加
太子太保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寘吳中行等五人
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
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親故而給事中張
世則出爲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黷貨國光再奏辯帝
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
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覈陝西
軍儲劾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及歷
吏科都給事中劾兵部侍郎殷學求貴州巡撫高翀湖廣巡
撫陳士賢皆除名延綏巡撫董威論調帝怒禮部尚書吳山
夢龍惡獨劾山得罪清議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罷之四十
年五月以災異考察率同官劾南京兵部尚書江東戶部侍
郎傅頤兵部侍郎葛縉南京刑部侍郎何遷督漕副都御史
胡植巡撫副都御史山西孟淮湖廣劉崙甘肅胡汝霖等東
甌植淮崙汝霖皆貶黜嘗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污隆請
毋拘資格勅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
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

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尤便凡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畧故道安便尤甚丘濬所稱傍海通運卽此是也請以河爲正運海爲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

悉心疏濬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海防非徒足裨國計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銀爲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神宗初張居正當國夢龍其門下士品故下中尤善媚居正特愛之召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賚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戚繼光李成梁皆宿將有功目無文法吏以夢龍居正所暱也畏之獨就其約束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

保塞內屬之部游擊陶承譽假犒賚掩襲之請坐以殺降罪
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爲解夢龍等亦辭免恩廕及土蠻三萬
騎入東昌堡成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二千出
山海關爲成梁聲援分遣兩參將遮擊復移繼先駐一片石
邀之敵引去前後奏永莫堡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
寬莫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累賜勅獎勵就加兵部尚
書以修築黃花鎮古北口邊牆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錦衣
世千戶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四事尋錄防邊功加太子太
保十年六月居正歿張四維爲政工部尚書曾省吾吏部侍
郎王篆慮四維逐已乃行金馮保從容言四維短因定計欲
逐吏部尚書王國光代以省吾逐左都御史陳爌代以篆未

幾御史楊寅秋劾罷國光保欲代以夢龍篆不敢違廷推首
列之省吾至與篆相詬夢龍遂遷吏部尚書踰月御史江東
之劾夢龍免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帝諭
留御史鄧綬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啓中
趙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諡貞敏省吾鍾祥人嘉
靖中進士隆慶六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督總兵官
劉顯等討平九絲蠻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官已復蕩遺孽
俘斬千二百人得所占民田三萬八千畝悉還之民而以蠻
田十四萬八千餘畝賦軍民耕治茂州乃農諸番亦皆率部
落內附帝嘉之遷兵部侍郎不數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召拜
工部尚書省吾故出居正門遂與王篆爲之羽翼居正敗與

篆復相構給事中王繼光劾其十罪罷歸給事中唐堯欽復劾之遂削籍已而沒居正產其子敬修不勝刑自誣服以白金三十萬寄省吾篆家有詔并徵兩家亦破篆彝陵人官吏部侍郎百寮畏之亞於居正居正歿御史王國李廷彥連劾之遂落篆職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褒善已遷大理卿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倖免又賁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故官巍旣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寇八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錄

擣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
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
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魏請減四之一修
築沿邊城堡千餘里檄散大盜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神宗
立起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侍郎又以終養歸
母年踰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爲工部尚書有
詔營建行宮近功德寺魏爭之乃止明年改戶部遷吏部尚
書明制六部分泄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
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
至是申時行當國魏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耄翫散多聽其
指揮御史丁此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有丁許國輩皆惡之

巍論謫此呂爲御史江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諭言者巍乃復起視事當居正月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異已者而柔佞者皆留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見任惟十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群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託疾巍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帝不悅責以沽名巍初敷歷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爲刻覈行明年以年幾

八十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隸如故事歸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贈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政擢戶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至萬曆初亂定戴奏正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張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覈戴獨行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凶累請蠲賑入爲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臯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

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簽法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韓薰簡僻戴以內官不當擅舉刺疏爭之湖廣陳奉屢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

勁卒橫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勿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
六月不雨至於今日畿民嗷嗷草無遺根盜竊成群路殣相
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
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
瘡痍未起而採權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槩勒取之民間
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
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
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
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
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縻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
可視爲細故耶亦不報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